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一手抓优质供水 一手抓污水处理

本报讯(记者 常征 通讯员 杨宝童)入夏以来,城市居民用水量剧增,城市污水排放量也进入了高峰期。在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的统一部署下,市供水公司、市污水处理公司全力保障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的正常运转...

【大话城市】

伦敦前市长:中国超级城市距世界级尚有差距

据新华社北京8月20日专电(记者张 航)伦敦前市长约翰·罗斯日前在京表示,尽管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经进入世界前40位城市经济体排名,但中国的超级城市距离世界级城市尚有三大差距...

敦在迈向世界城市的过程中都不断缩小制造业的比重,转而发展服务型经济。而一个服务导向的城市,必须有很多服务业公司才行。

从世界500强的统计来看,中国还没有能在零售、娱乐、餐饮等领域进入排名的公司。这是未来中国比较薄弱的,我非常惊讶地发现,现在中国政府非常希望能够刺激中国的消费,但是却并没有相关的服务公司去推动消费。罗斯说。

最后,城市管理部门要想给城市增加品牌影响力,没有投入是不行的。伦敦城市营销的预算已经达到了每年4亿美元,纽约也差不多是4亿美元的水平,虽然中国在奥运会方面已经收获了巨大的广告效应,这种开支已经远远超过4亿美元了,但如果想促进持续的城市发展,必须有一个巨大的持续的营销投入才行。

我市实施中心城区浉河两岸景观照明升级改造工程

本报讯(通讯员 杨宝童)7月中旬以来,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所属的市亮化办组织实施了中心城区浉河两岸景观照明升级改造工程。本次工程涉及责任单位10家、景观照明重要建筑物和关键节点12处。工程在规划建设上坚持以夜间浉河为景观轴线,以浉河沿岸为流动观景节点,通过升级改造,把浉河两岸打造成独具特色的夜景照明景观带。

【城市风声】

名胜古迹不必崇洋媚外

随着中国丹霞地貌“申遗”成功,一时间各地掀起“申遗热”。与此相对的是,“申遗”成本越来越高。据报道,牵头中国丹霞地貌“申遗”的湖南新宁县,为这次“申遗”花了4亿多元,“中国丹霞”六地共花费了十几亿元。

国内公众究竟如何看待“申遗”?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784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3.5%的人不会冲着“世界遗产”的名头去旅行,仅24.6%的人表示“会”。受访者中,“80后”占34.9%，“70后”占31.8%，“60后”占18.7%。

如今“申遗”更像面子工程或风险投资

截至目前,中国拥有40处世界遗产,数量排名全球第三。据建设部统计,中国如今有35个项目正式备选“申遗”,各地跃跃欲试提出“申遗”的,已经排队到下个世纪。

对于“申遗”,58.2%的人认为确实能提高当地知名度,55.5%的人觉得能吸引更多前人去旅游,31.2%的人表示能让名胜古迹得到更好保护。但也有26.9%的人觉得,“申遗”并不能达到这些预期目标。

数据显示,平遥古城1997年“申遗”成功,旅游综合收入从1250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6.7亿元。而云南丽江1997年“申遗”成功,3年后旅游综合收入就达13.44亿元。

但最近有媒体曝出,成功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的贵州省荔波县,因“申遗”而欠下两亿多元的债务。

“如果为了‘申遗’负债累累,申到了又怎么样?”在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郭世佑看来,“申遗热”是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地方政府不考虑成本效益,更不会量体裁衣,“就像某个贫困县花12亿元建老子公园,争老子故里一样,你能指望它造福一方百姓吗?”

调查中,62.5%的人直言,巨资“申遗”不值得,仅17.1%的人觉得“值得”。

此外,71.8%的人认为,当下“申遗”功利性太强。“我记得,当年故宫、长城那几个最能代表我国历史文化的古迹‘申遗’成功时,大家都特别激动。但这些年,随着世界文化遗产越来越多,大家都有点儿麻木了。”北京市公务员刘先生生说,古迹不必“崇洋媚外”,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省级保护单位”的名号足矣,关键问题是如何让这些“保护单位”更好地发挥保护的作用。

“如今的‘申遗’,更像是面子工程或风险投资。”同学眼中的“旅游达人”杨婉秋告诉记者,她去过众多“世界遗产”,旅游环境并没她想象的那么完善。不少年轻人也更愿意避开人群熙攘的著名景区,结上三五玩伴安静地享受旅行的乐趣,“如果说一定要花巨资玩一些名目才能招揽游客,我觉得很肤浅,也太小看现在的‘80后’、‘90后’游客了。”

不过,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科技考古中心专家王炎松,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指出,各地热衷“申遗”也不一定是件坏事。

“辩证地看,花巨资‘申遗’还是值得的,因为这些历史文化遗产都是无价之宝,比如中国丹霞地貌是不可复制和再生的。”王炎松告诉记者,“中国丹霞”为了“申遗”虽然花了不少钱,但这些资金主要是用在拆除新建的楼房,还原自然地貌上。

保护名胜古迹就非得“申遗”?各地掀起“申遗热”,调查中,74.3%的人直言是因为“地方政府需要这类形象工程”;64.4%的人觉得是为了“涨门票,提高旅游收入”;63.9%的人认为原因是“提高当地知名度,吸引投资”。仅15.7%的人觉得,“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名胜古迹。

对此,郭世佑认为就像争夺“名人故里”一样,很多地方“申遗”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申遗热”的背后,是各地为提高知名度、吸引投资的利益争夺,很少有地方率先从保护文化的角度去“申遗”。

调查显示,74.0%的人期待把钱更多花在对名胜古迹的实际保护上;68.2%的人认为,保护名胜古迹不一定非要“申遗”。仅9.1%的人认为“申遗”对保护名胜古迹有利。

“‘申遗’从积极意义上看可以起到‘以评促保’的作用,不‘申遗’可能就没人保护了。”王炎松认为,“申遗”的过程,不仅是一次对历史文化的宣传,也能让更多人从历史文化产生敬畏,这种敬畏感很重要。

我们到底该如何保护名胜古迹?调查中,77.4%的人表示,无论是否被评为遗产,地方政府都应对其管辖下的名胜古迹一视同仁;56.5%的人建议将名胜古迹保护纳入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34.3%的人认为应对文物保护增加财政补贴。

郭世佑指出,在“申遗”与重大文物保护等问题上,我们应统筹规划,以服务带动引导,而不应该将“申遗”的事推给市场与地方。“中央政府应在文化、教育建设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切实有所作为,而不是让一些单位到了年底突击花钱。”

暑假期间,王炎松带学生走访了一些古村落,让学生熟悉古建筑文化,接近村落的真实氛围。但却有部分学生觉得古村落没网络、没超市,不大适应,还有的学生一心想着回去上新东方,考托福、GRE,显得很急躁。“如果人们不能静下心来欣赏历史文化、重视名胜古迹的价值,又如何做到真正保护它们呢?”王炎松认为,目前我国人民对遗产保护的意识不够,所以从积极意义上讲,有一定资金投入,当然会引起一些争议,但同时会起到提高人们保护意识的目的。

不久前,武汉大学俄语专业学生徐广廉,前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旅行。她惊讶地发现,莫斯科街头的雕塑特别多,它们虽然没有被加上防护栏,但也没看到有任何刻字和图画痕迹。“据我了解,俄罗斯政府对‘申遗’似乎并不热衷,但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对文物保护工作不遗余力。可见,提高全社会对历史、自然文化遗迹的重视度,比‘申遗’本身更有价值。”

(原载《中国青年报》)



【城市地标】

红军广场

常征 摄

【城市联播】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公共设施受损严重

园区的鸟巢灯成了游客的临时座椅。

奥园的灯杆上缠满了破破烂烂的断线风筝。

残缺不全的玻璃瓦、塞满垃圾的鸟巢灯、挂着风筝的灯杆、破损的道路……刚过完两周岁的奥林匹克公园,却因游客的素质参差不齐,处处受伤。

对此,管委会表示,飙升的客流给园区的设施维护带来一定困难。管委会已注意到这一问题,近期,他们将制订整体维护方案,待上级批准后即可实施。

五类公共设施受损最严重 昨日,记者走进奥林匹克公园发现,奥运会过了才两年,但园区公共设施的损坏程度却让人吃惊。

这座奥运公园的“伤痕”随处可见,一个下午,记者粗略数,园区遭到破坏的公共设施不下二十处,其中地砖、鸟

巢灯、公厕、雕塑、灯杆五类设施受损最为严重。

外伤1:地砖脱落。在景观大道最南段、奥体中心附近,记者注意到,棕黄色玻璃瓦拼成的方形图案,个别部位已出现残缺,南侧路段还有透雨地砖脱落现象,甚至露出了黄色土坑。

外伤2:鸟巢灯成垃圾箱。鸟巢周边,1300多只“小鸟巢”景观灯有的被游客们抱着合影、坐着休息,或被当成垃圾箱,空隙间塞满纸屑等垃圾,受损和被毁坏的达数十个。

外伤3:青铜雕塑塑色。尽管有安保线“挡驾”,景观大道中段一座奥运雕塑上,仍有游客坐卧或盘腿,且无人劝阻,部分青铜奥运雕塑甚至被磨得脱色,露出不协调的黑色。

外伤4:公厕掉瓷砖。奥运会后新增建的5处固定公厕,

投入使用未到两年,墙壁上均出现了瓷砖大片脱落的现象。

外伤5:灯杆缠满破风筝。虽然奥园内禁止放风筝,但仍有游客不听劝阻,断线的风筝挂满了灯杆和大树。

近期将进行整体维护 昨日下午,奥林匹克公园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暑期游客激增,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周末近30万人次。

与此同时,游客素质参差不齐,致使园区公共设施多处损坏,管委会也注意到这一问题。通常,破损的公共设施由各产权单位负责日常维护。

近期,管委会将制订详细的整体维护和治理方案,待上级批准后即可付诸实施,用以维护奥运中心区的和谐环境和良好形象。

(据《新华网》)

郑州公布十大市容市貌最差地点邀媒体市民监督整改

昨日上午,郑州市爱卫办公布了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放交通秩序混乱的10条路段、10处最差绿化带、10个最差建筑工地、10个最差背街小巷等市容市貌最差地点,邀请媒体、市民监督整改。

其中,10条整改路段:文化路(农业路—北环)、红专路(经三路—文化路)、二环路(淮河路—建设路)、银基商贸城周边道路(乔家门、操场街、二马路、陇海路)、大学路(陇海路—中原路)、城南路(南顺城街—未来路)、陇海东路、兴隆铺路、丰乐路。

10处最差绿化带:连霍高速(西四环)下站口绿地、西四环两侧(连霍高速—郑少高速)绿化带、郑密路两侧(南三环—南四环)绿化带、郑平路两侧(南三环—十八里河)绿化带、郑上路(西四环—西绕城高速下站口)绿化带、郑少高速(西四环)下站口绿化带、107国道(南三环以南)两侧绿化带、桐柏北路(五龙口南路以北)绿化带、郑新路(紫荆东路—十八里河)两侧绿化带、航空港区管辖区绿化带。

10个最差建筑工地:10个最差背街小巷等市容市貌最差地点,邀请媒体、市民监督整改。

(据《新华网》)

【一孔之见】

建筑短命根在制度无关技术

去过欧美的人,会对那里古老、曲折、狭小的街道及两边风格独特的建筑印象深刻。而去到北京、西安、南京等古城,映入眼帘的都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以及四通八达的道路。那种令人神往的古韵早已荡然无存,踪迹难觅。这种反差究竟说明了什么?其背后的魔力又在哪里?

对于旧城改造,城里人并不陌生,尤其是近十年来。不过,像任何事情一样,旧城改造也有两面性:既是令人高兴的事情,也是令人忧伤的事情;既让人看到希望,也叫人忧心忡忡。因此,站在不同角度,自然有不同的看法。不过,事情总有本原。只有切中了本质,才能看到真相。

8月5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地产金融年会将对时下备受关注的旧城改造问题进行专题讨论。国家住建部研究室主任陈淮指出,未来20年中国一半以上住宅得拆了重建。其中1949年以前的旧房子已经有60年至70年以上的房龄,除了个别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其他基本没有保留价值。由于历史原因,解放后30年建的住房中很多是战备房、过渡房、简易房,很多住房都成了现在需要改造的棚户区,除了个别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全部只有一个字“拆”。陈淮认为,城市中真正能够长期保存的

一些建筑物,不过就是1999年到现在的房子。

从上述新闻报道中,我们可以发现两点。其一,我国旧城改造的任务非常繁重,1979年以前的房子基本上没有保存的价值,1979年至1999年之间所建房子的大部分会在未来10年至15年被改造重建,真正能够保留下来的是1999年之后所建的房子。其二,我们习惯于短视思维,缺乏长期眼光,把房子问题看得非常简单、功利,没有历史感,没有文化味,即使眼下的改造,也是挂一漏万,追求单一而不及其余。

为什么我们的房子往往短命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陈淮认为造成中国建国以来的建筑短命的主要原因还是当时生活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有限。也就是说,由于生活水平低,民众对住房的要求比较低,不会要求高质量的住房。由于技术水平低,设计材料、施工管理等环节的技术含量不高,不可能建造出高质量而历久弥新的房子。据我所知,与陈淮持

同样观点的大有人在。上述观点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没有抓住要害,或者说回避了关键的原因。

首先,生活水平与技术水平对建筑物质量是有影响,进而影响建筑物寿命的长短。但是,我们的情况恰恰是大量的房屋在还能够使用、居住的情况下被无情地推倒重建了。其次,即使不谈西方的一些历史悠久、古拙的建筑,即使在饱经折腾的中华大地,我们也能见到一些技术含量并不高的建筑虽历经风雨但至今仍屹立不倒。可谓红砖青瓦赛过钢筋水泥。第三,1990年前后,我国的建筑技术应该要高于过去以往任何时期,但那时建起来的房子如今不堪居住的不乏少数。即使是经济发达、技术比较先进的深圳,特区成立前后兴建的一些房子如今也惨不忍睹,其中鹿丹村早已进入了拆迁重建程序。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房屋使用寿命之长短与技术水平关系不大。

旧城改造最繁重的任务之一

城市改造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城市规划的调整。由于区域功能定位不尊重市场规律,导致大量的房屋使用率不高。也由于缺乏长远考虑,城市规划鼠目寸光,致使许多设施功能不全、利用率不高,结果是先遭遗弃,再推倒改造。

因此,大规模、频繁的旧城改造,从本质上看起来源于产权保护制度缺失、大千快上的政绩追求以及短视的城市规划。可以说,我们的房屋经不起风雨的侵袭,经不起制度的折腾;经不起自然的淘汰,经不起规划多变的折腾。

2000年以来的10年里,我国新建商品房约7000万套,按照一套商品房居住4口之家的标准计算,总共能容纳不到3亿人。结合目前46%的城市化水平,就是说,在未来10年至15年的时间里,有超过4亿的城市人口面临房屋改造与搬迁问题。如此规模的旧城改造,当然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GDP大幅增长,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等。不过,正如“破窗理论”告诉我们的那样,如果我们把房子建得好一点,延长其寿命,那么我们可以节省许多宝贵的资源用于其他事业。因此,短命的房子、频繁改造无异于资源浪费与谋财害命。

(原载《证券时报》)